



科学探究丛书

KEXUE TANJIU CONGSHU

海上雄风

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 编



出版社

科学探究丛书

海上雄风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静 子

科学探究丛书

海上雄风

编 者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
印 张	400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18-1/G·58
总 定 价	1000.00 元(共 5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进入了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科学理论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都在时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一系列负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学生必须逐步领会科学的本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必须初步养成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习惯，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树立社会责任感；必须更多地学习终身必备的科学知识，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必须体验科学探究的过

程，学会一定的科学思维方法，以解决自身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具备一定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的价值观，培养创新精神，为自己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科学探究能力和对科学探究的理解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这就需要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科学探究》将为您导航，为您提供最好的帮助。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广大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会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为大家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图书精品。

编者

103	 蓝主馆对街分殿 章正蒙
103	 蓝主馆对街分殿 章正蒙
103	 蓝主馆对街分殿 章正蒙
103	 蓝主馆对街分殿 章正蒙

目 录

第一章	海权溯源	1
一、地中海咏叹调	1	
二、大西洋进行曲	16	
三、“日不落”的奏鸣	34	
第二章	东方的蓝色求索	53
一、蓝色落差的形成	53	
二、“一波三折”的求索	75	
三、“伤心问东亚海权”	98	
第三章	后来居上的奥秘	114
一、彼得大帝的“两只手”	114	
二、明治天皇的“明”与“治”	128	
三、青出于蓝	143	
第四章	领导海权新潮的海军	161
一、大舰巨炮的时代	161	
二、潜艇的神韵	177	
三、航空母舰的雄风	186	

第五章 现代海权的主题	201
一、蓝色“圈地”运动的规范	201
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新论	213
三、20 世纪末的蓝色较量	230



第一章 海权溯源

一、地中海咏叹调

(一) 海洋文明的源头

水,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维系于水。

君不见,古埃及的金字塔流连在尼罗河畔;巴比伦、亚述帝国称雄于两河流域;释迦牟尼“涅槃”在印度河、恒河岸边;而华夏宏伟长城的哺育者,是滔滔不绝的黄河……

在数千年漫长悠远的岁月里,人类从江河中汲水,以饮用,以灌溉,从而繁衍、生息。人类从本能的需要上认识了水。



相传尼罗河是第一条发展起航运的河流。6000年前，河上已经扬起了风帆。从此，水便有了另外一种功能——充当人类“流动的马路”。人类利用水进行交通运输，进行远距离的贸易，从而带来文化的交流，观念的更新……当江河上荡起的木舟到达彼岸的时候，人类对水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彼岸。

公元前3000年，东地中海中也四处泛起了比布尔人的“V”形底独木舟。然而，他们利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水”，一种人们不能饮用的蓝水，它叫做海洋。

最初的海上泛舟与河上扬帆似乎并无多少区别，以致荷马时代的地理学家将海洋称为“海洋河流”。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社会生产力，使人类蓝色文明的摇篮，必须选择在自然条件与河流大同小异的海洋上。地中海以它无可比拟的条件“中标”。

地中海是一个由欧、亚、非大陆三面环抱的内海，海岸线弯曲流畅，岛屿星罗棋布，气候温湿，浪静风平，数个伸入海中央的半岛形成相应的海湾水域。在这里，沿海航行恰如沿江一般；漂洋过海，亦同跨江渡河——一个“理想的航海学校”，引三大洲的“学生”在此学艺、竞技。然而，它的第一个优秀的“学生”并不产生于西方，而是出自一个几乎失之传人的西亚城邦国家腓尼基。

古代腓尼基的疆域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黎巴嫩而略



大,位于地中海东岸海陆交通要冲的狭长地带,北接小亚细亚,南临巴勒斯坦,东以黎巴嫩山为界。公元前3000年,开始出现腓尼基人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腓尼基人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又是一个商业意识强烈的民族。它地处埃及和巴比伦两个古文明强国之间,也便成了两国的中间商。长于航海,使它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包括地中海北岸的南欧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腓尼基人驾船经营木材、橄榄油、染料、酒和玻璃制品。这些腓尼基“红脸汉子”,可不是什么“劣等民族”,相反,他们备受推崇。他们的富有、他们的强悍,使许多地中海沿岸国家臣服。腓尼基人受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的启发创造的字母文字,浮海传至希腊,被改造成更为完备的希腊字母系统,进而成为现代欧洲各国文字的祖先。

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经世流传的故事。

腓尼基王阿革诺耳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欧罗巴。一天,大神给她一个奇异的梦:两块大陆——亚细亚及其对面的大陆——变成两个妇人正斗争着要占有她。其中,那个温和而又热情的妇人亚细亚说,这个可爱的孩子欧罗巴是她诞生并养育的。而另一个外乡妇人却像偷一件宝物一样地抱着她,要把她带给持盾的万神之王宙斯。后来,欧罗巴真的误上了宙斯变成的牡牛,牡牛驮着她走出草原,步近海岸,跳入海中,来到克瑞忒岛,做了宙斯的人间妻子。从



此,收容她的那块大陆用她的名字“欧罗巴”命名。哦,多么动人的传说!如此不朽的杰作!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艺术本身,而且在于它艺术地再现了它的那个时代,那个后人永远无法涉足的社会存在。在这里,腓尼基、欧罗巴、亚细亚的拟人表现,将地中海沿岸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逻辑演绎得如此生动、如此珍贵得不可多得!

啊,地中海,一池博大精深的蓝水,融进了三大洲的河流,也融进了三大洲的文化。它敞开坦荡的胸怀,拥抱一切利用、开发它的人类。其中,聪慧能干的古希腊人,摘取了蓝色文明的王冠。古希腊的蓝色文明最初也离不开江河之水。君不见,先知先觉的普罗米修斯撮起泥土,用河水润湿,塑造了人……是的,大地是人类共同的母亲,江河是母亲温馨的乳汁,孩提时代的人类,谁能不仰仗她,依恋她呢?

然而,母亲似乎不那么公平,她赐予古希腊的情怀,没有给予东方的多。古希腊全境山岭连绵,群山把各地分割成小块,内陆交通阻塞,缺少肥田沃地,因而也缺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条件。它不得不过早地离开江河之母亲,去寻找新的“富源”,它找到了地中海、找到了以贸易立国的蓝色新路。

希腊半岛,前伸入地中海,将两侧的水域分成两个小



海,东为爱琴海,西为爱奥尼亚海,本土上除北部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达 50 公里以上。渡海往南经克里特岛可达埃及,渡海向东可抵小亚细亚、巴比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它得以充分引进了东方的文明,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

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岛成为最古老的商业贸易中心。克里特人驾起从比布尔人那里买来的木舟,沿地中海无所畏惧地航行,他们从塞浦路斯运回铜,从努比亚(尼罗河上游今苏丹境内)换来金,从西班牙买来锡……他们建起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建起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万户、曲折相通的诺萨斯王宫。以“克里特”命名的海洋文化,迅速呈后来居上之势。克里特文化传到希腊本土,迈锡尼、雅典、科林斯、斯巴达等沿海城邦都相继兴盛起来。

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过分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或许正是这样,尼罗河、两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也包括黄河流域的自然富源太富饶了,而古希腊却没有这种优势,这迫使它有了这样一种“必要性”——“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①于是,古希腊便竭尽全力地走向一个新的“第二类富源”,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第二类富源”——海洋。

陆地与海洋两种文明在这里拉开了距离。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前者以农为本,受自然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后者则以商为本,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此时,尼罗河上泛舟与地中海上扬帆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仍是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后者已成为生存致富的主要手段。两种文明开始分道扬镳了。

地中海是值得咏叹的,它用自己蓝色的臂膀,架起连接亚、非、欧的桥梁,将不尽的财富,送给一个又一个沿海国家,使之富强,使之兴盛,使之后来而居上。它历史地成为蓝色文明的源头。地中海是骄傲的,幸福的。

(二)无形的巨剑——海权

最初的海洋活动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但地理环境不能决定一切。并非所有参与海洋活动的国家都能摘取蓝色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60页。



文明的桂冠。克里特文化以后的几千年,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中所呈现的你更我替,此兴彼衰的历史背后,隐藏着一把无形的巨剑,它就是海权。

海权产生的根源是海洋国家间由贸易开启的经济利益冲突。因为以海上贸易兴国的国家,特别厚爱自己的海上通道,特别珍视自己的贸易市场和商业利润。当同一通道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人的时候,当同一市场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主和卖主的时候,一种本能的要求便呼之而出——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向往的市场,同时阻止他国的控制和占领。这是一种国家的权力要求,权力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是充满着暴力的。于是,一些商船开始载上军队,以保护海上贸易,控制海上通道,也以为占领彼岸市场,保证商业利润的实现。此后,船的职能逐渐专门化,船的类型、建造也逐渐专门化,海军由此诞生。国家为着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军)去控制海洋,便称之为海权。

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最先表述国家“海上势力的重要性”的人。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被看作是第一部对海权的产生、发展做了一定客观描述的书。他叙述古希腊历史时说:在早期希腊,尚无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人民无积蓄。后来有了积蓄,人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商业发展,出现了城





市——最初的城市只是一些没有设施的村落而已。航海技术逐渐改进，海上贸易因而发展起来了，海军成为保护商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

修昔底德指出，传说克里特岛诺萨斯王国的米诺斯王“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他控制了希腊海的大部分，统治着西克拉底斯群岛。修昔底德认为，米诺斯组织海军的初衷是保护本国商业航行的安全，防范占据了沿途岛屿的开阿利、腓尼基海盗的劫掠活动。米诺斯组织了海军后，海上不安全的交通状况改善了，他便派遣海军征服周围的岛屿，驱逐著名的海盗，将这些岛屿划为自己的领地。到公元前1194年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时，希腊人沿着米诺斯王开辟的路线“已经发展的相当远了”。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也先于修昔底德注意到，“米诺斯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国王。”他统治各岛上卡里亚人的方式，“不是令他们纳贡，而是要他们必要时提供船上人员。”“克里特文化”又称“米诺斯文化”，足见海军在克里特岛兴旺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最早记述海军活动的一部著作，其中流传最为久远的是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说的是古希腊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美貌得倾国倾城，被地中海东北岸的特洛伊国王的儿子抢走。斯巴达国王的哥哥阿伽美浓率10万大军，推1200条舰船下海，杀向特洛伊，苦战10



年,最后用木马计攻克了特洛伊城。修昔底德推测,阿伽美浓当时是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是迈锡尼的国王,所以才能够具有强大的海军,才能够召集庞大的舰队。这次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海伦,而是一场为了控制赫勒斯湾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黑海贸易的一场商业战争。

历史界认为,与以前的史学家相比较,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史学家。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海洋与贸易,海洋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揭示得比较透彻。他认为,海军“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他以公元前5世纪的科林斯、爱奥尼亚等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兴盛为例,并特别给予具有典型意义的雅典之兴以浓墨重彩。

濒海的雅典本来并不强大。后来,雅典著名政界人士地米斯托克利说服当政权贵开始造舰船,海上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希波战争时,地米斯托克利被任命为雅典海军统帅,起而抵抗入侵的波斯人。

与雅典相比,波斯帝国是庞然大物。波斯原是一个内陆国家,从大流世一世(公元前521~公元前485年)起开始扩张,成为一个包括整个中近东地区的大帝国。它原没有海军,靠征服腓尼基后收编起一支比较强大的海军。腓尼基人虽然最早揭开海洋活动的帷幕,足迹遍及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诸如迦太基那样较大的殖民



地,但始终热衷于原始的探险活动,而缺乏海权意识。虽然曾经有过环绕非洲航行的海上力量,却难以避免成为波斯侵略扩张御用工具的命运。

公元前 492 年,波斯开始进攻希腊。可是这次它面临的对手,却不是它所希望的又一个腓尼基。因为雅典联合其他城邦建立了海上同盟(即提洛同盟),雅典的海上力量虽远不如波斯强大,但拥有优秀的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

修昔底德这样评价地米斯托克利:“他显示出无比的天才,尤其是值此危急时刻……他是一个最好的决断者。而对于将来,他又是一个最好的预言家。他能对实践经验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总之,这个伟人用直觉应付危机的能力,实在高人一筹。”

公元前 480 年,地米斯托克利力排众议,在萨拉米海峡摆下与波斯海军决战的战场。

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鲁莽的军事家,他深知以 366 艘三座桨战舰、7 艘 50 支桨战舰与 1207 艘战舰的波斯海军抗争,力量上太悬殊。但是他认为利用狭窄的萨拉米海峡,可以扬己之长,击敌之短。在军事会议上,地米斯托克利说:“我们的舰队在窄海中作战,可以以寡胜众。如果撤离萨拉米,只好在开阔的水面上战斗,对我们极为不利,弄不好全希腊都会同归于尽”。他大声疾呼道:“在此地决战。

